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HUIDAO ENGELS

Wenben Lilun He Jieduzhengzhixue

回到恩格斯

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

胡大平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HUIDAO ENGELS

Wenben Lilun He Jieduzhengzhixue

回到恩格斯

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

胡大平 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恩格斯哲学文本解读”(项目号07CZX001)最终成果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胡大平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8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6434-9

I. ①回… II. ①胡… III. ①恩格斯研究
IV. ①A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5411 号

书 名	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
著 者	胡大平
责任编辑	戴亦梁 鲁从阳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16.875 插页 4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434-9
定 价	4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作者的话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徒，我无意追随“解读”时髦而写一本关于恩格斯的学术传记。我的目标是以学术（至少作者视之为自己存在的基本方式）的方式表达对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敬意。这种敬意在今日全球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经成为一种稀缺的东西。

为什么选择恩格斯作为入口，并且以“回到恩格斯”作为呈现这些成果的主标题？这有偶然的原因。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恩格斯的形象是分裂的：一方面是教科书体系基本结构的提供者，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毁坏者。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基本的分析，这种分裂不仅成为一种学术共识，而且使一些奇谈怪论成为中立科学的“证据”。例如，在一次国内的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蜚声中外的教授说，“恩格斯一直是马克思一家的经济支柱，我怀疑，因为这一点，马克思对恩格斯在辩证法问题上的低水平理解保持了沉默或作了违心的支持。”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支持，作为一个事实，一直是“恩格斯反对马克思”之说的毒刺。通过这种方式，这种毒刺就这样被拔掉了。然而，这并非新鲜事。当然，为反对辩证法，伯恩斯坦断言，之所以恩格斯没有彻底地贯彻自己的

立场“无条件地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清算”，是因为他“不能或者说不愿超越它”。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后来的吕贝尔指责恩格斯盗用自己与马克思的友谊而创造了它，并且马克思也出于友谊对此保持了沉默。有了这些“合理”的“证据”，我们可以轻松地接受各种可能的结论，而在形象上科学的文本学则开始成为我们新时代以规范为生命的学术研究的主要路径。为了回应那种“研究”，也为了在学术上捍卫具有巨大潜力的文本学研究。张一兵先生以《回到马克思》对国内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和相关文本学理论的深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为他的弟子，我亦自然地被同仁视为文本学阵营中人。由此，我自然具有捍卫它的义务。出于这一原因，我以“恩格斯文本的哲学解读”为名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感谢评委们的惠眼，这项研究开始了自己的偶然起点。当然，这一偶然的起点也即刻转化成必然的义务。

当然，义务并非纯粹是个人的，在某些意义上，亦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债务。当“回到马克思”成为一种流行做法，我们不应该遗忘或疏漏恩格斯。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言，坚持从“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动工人运动的斗争是他的工作中心，因此，他理论研究的长期重心是：捍卫一元论世界观，在斗争中澄清基本立场，通俗地阐明方法论，一步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结合的通道。在实现这一抱负的过程中，恩格斯与马克思一道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并且积极地推动这一世界观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結合。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没有直接留下像马克思《资本论》那样科学地解剖现代社会的著作，而是始终围绕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問題来阐明科学的立场，但其工作的意义恰恰不能低估。正是这一原因，恩格斯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绕不过去的“坎”。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争论中，德国学者施米特等人

曾经围绕争论本身提出恩格斯的“独立形象”问题。我认为,这既是恩格斯研究所需要完成的一项理论任务,也是正确地看待恩格斯在全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贡献所必须解决的前提。在这里,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恩格斯的“历史原像”,更重要的恐怕是蕴含在恩格斯基本文献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容。这样做并非意味着有意抬高恩格斯的作用,只要站在马克思的“阴影”来看待恩格斯,我们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恩格斯那些因为分工而自觉承担的“补台性”工作——这些工作有些是马克思试图完成但没有完成的(如“自然辩证法”等),有些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必须进行的(如“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它们无论是对于理论还是实践都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意义。因此,为了准确地评估恩格斯的理论和政治遗产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续发展,在一个新的百年开始之际,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明确的回答。这是一笔债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必须承担的债务。

基于上述背景,本书主要是通过对恩格斯文本的精心阅读,澄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马恩对立”或“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发展史中评估恩格斯作为“合作者”的独立贡献,以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本书的基本立场是:恩格斯不仅作为合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立的贡献,而且作为解释者忠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没有恩格斯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的传奇故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史中,长期存在的“对立论”事实上坚持了一种隐蔽的错误思维,即简单地区分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以逻辑的外观掩盖了一个价值判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不应该经由恩格斯的道路!因此,许多研究者有意淡化这个事实: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解释者”,而且这种解

释并非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过程(他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和最坚定的捍卫者)。我认为,撇开恩格斯,我们就不能阻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建过程中向纯理论的倒退,不能保障其唯物主义的前提。因此,在今天,我们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出场作为理论使命之际,更应该自觉地遵循和发扬恩格斯的道路。

最后,对本书的某些技术问题作一点说明。

一 关于本书使用的术语

在不同创作时期,根据宣传和传播的重点,恩格斯在表述上采取了灵活的立场,因此留下了多个表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用语,这些术语的含义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它们包括“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观”、“共产主义世界观”等等。在本书中,我灵活使用这些术语,同时根据学科史的一般做法,也使用诸如“新世界观”、“新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等术语,它们都指向同一个东西,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科学”。另一方面,我也同质性地使用诸如“无产阶级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等术语,它们表述建立在唯物主义史观之上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 关于本书的引文和注释

不仅由于文本解读这种写作姿态,而且由于引起今人注意的传统研究之“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等失误,在本书中,一旦必要,就尽可能完整引述段落而非句子,以避免不必要之讹。其优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本来就非常清晰地阐明的问题,就不需要我们绕弯复杂化了。不过,我得事先请读者原谅,这可能会在阅读时产生不悦。

因为一些复杂的事态,当前学术研究对形式规范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压倒了内容的真实性,这使得多数兢兢业业地工作的学者拘泥于不必要的注释,在为常识寻出处的同时却丢弃了对自己思想进一步解释的机

会。例如,标注《提纲》第十一条出处的作法是如此盛行,以至于让人倒胃。在本书中,我极大地压缩了对流行观点和常识判断的证据性注释,那些同一文本来源的原文在持续段落中也只在最后标注一次,从而把那些注释机会用来进一步阐明自己对证据本身的看法和评价。同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第二版混用容易出现差错,本书把第一版一律简称 V,后面跟卷数,如第 23 卷,即“V23”,而第二版则按正常方式标注。

三 关于本书使用的缩写

对于一些常用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我们采用缩写形式,它们包括:

《1844 年手稿》,《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家族》,《神圣家族》

《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

《贫困》,《哲学的贫困》

《宣言》,《共产党宣言》

《大纲》,《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评论”,《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发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起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终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阶级斗争·导言》,《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目 录

作者的话	1
导 论	1
上篇 阅读的政治:思想史中的恩格斯问题与解读理论	9
第一章 解读的政治学	12
第一节 政治:“恩格斯问题”的意味	12
第二节 经验:百年恩格斯肖像解码	21
第三节 理论:恩格斯文本解读界限	42
第二章 从文本解读到思想叙事	67
第一节 文本解读与思想叙事	67
第二节 恩格斯的身份和创作	85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与恩格斯创作	96
中篇 文本的境域: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恩格斯创作史	107
第一章 反蒙昧主义出发点的形成	109
第一节 思想起点和思想史叙事中的“起源”	109
第二节 恩格斯的思想起点与反蒙昧主义	116
第三节 哲学与政治:恩格斯早期文本	125

第二章 探寻现代政治的秘密和工人阶级的命运	136
第一节 英国经验的独特意义:唯物史观的“近路”	136
第二节 阶级立场和历史研究:《莱茵报》上的文章	148
第三节 工人阶级科学的初啼:《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152
第三章 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	165
第一节 清理德国理论战场:《家族》	165
第二节 论证工人历史使命:《状况》	183
第三节 定义唯物主义史观:《形态》	195
第四节 制定共产主义纲领:《宣言》	220
第四章 定义社会主义的科学	239
第一节 新世界观的第一次考验:1848年革命中的创作	240
第二节 制订无产阶级政治学原则:《论住宅问题》	257
第三节 定位共产主义世界观:《反杜林论》	269
第四节 探索辩证法的客观逻辑:“自然辩证法”计划	288
第五章 捍卫和深化无产阶级世界观	303
第一节 唯物史观基础的再探讨:《起源》	304
第二节 唯物史观形成史的科学阐述:《终结》	316
第三节 “政治遗嘱”:《阶级斗争·导言》	338
中篇结束语	349
下篇 理论的回响: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关系	355
第一章 “第二提琴手”:作为经验作者的恩格斯	357
第一节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知识关系	358
第二节 恩格斯与唯物史观的再表述	375
第三节 恩格斯与历史科学的科学史标准	390
第二章 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403
第一节 哲学基本问题	403
第二节 唯物史观的落点	416

第三节	“经济决定”与历史变迁的基础	432
第四节	历史变革的“合力”机制	447
第三章	恩格斯与唯物辩证法	461
第一节	辩证法在唯物史观中的突出地位	462
第二节	辩证法与哲学的终结	471
第三节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当代意义	492
尾声	从理论与实践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质的再反思	507
参考文献		517
后 记		522

导 论

这是一本在文本解读广为流行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关于恩格斯的书。写作它的必要性源自这个事实：恩格斯的形象有分裂，文本有争论。但是，它不是完整的恩格斯学术传记，而是对相关研究中的基本论战的介入。严格地说，它只是以重大理论和文本问题来阐明解读恩格斯的理念。也就是说，它的目标不是为恩格斯提供某种正解，而是回答如何才能达及正解这个问题。这种策略的选择，既是辩证哲学的要求，也与恩格斯研究的全部历史情势有关^①，亦囿于作者的实际

^① 例如，在本书中，我们有意省略了对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专题研究，例如商德文等人的《恩格斯经济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前苏联列昂节夫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张钟朴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这些研究尽管需要在细节上进一步推进和完善，但应该由其他专题研究来完成。并且，本书作者认为，这种细节上的完善并不会影响对恩格斯思想的整体认知。另一方面，随着 MEGA2 第 2 部分有关《资本论》各种版本及其手稿的编辑和出版，少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专家之间再度爆发辩论，这种辩论令人沮丧地感到：虽然 MEGA2 在全部研究中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但将其编辑原则上升到研究规范显然是一种神圣而无聊的做法。中央编译局在关注有关动态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需要了解那些重大争论的读者可以查询该局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在此，我提出一些简单的意见。以卡尔·埃里·福尔格拉夫和尤尔根·荣尼克尔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和大村泉等人为代表的仙台小组一致认为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 2、第 3 卷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对马克思的原文做了较大的改变。德国学者甚至提出了“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这个问题（参见[德]卡尔·埃里·福尔（转下页）

能力^①。

—

今天,我们无疑拥有比过去优越的研究条件。不仅在技术的方面,如 MEGA2、各种解释学理论以及发达便利的文献处理和成果传播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学科史成果,使我们能够比前人更清晰地看到实质性问题,明白其内核以及产生争论的原委,从而更直接有效地切入思想史内部,触摸它的核心。

我们的前辈,像陶里亚蒂、沙夫、拉宾这些外国研究名家,如阿尔都

(接上页)格拉夫和尤尔根·荣尼克《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吗:关于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的基本手稿》,该文献分四次连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6年第1辑、1997年第1辑、1998年第2辑和第3辑),但还是不能避免因为不恰当强调自己“发现”的重要性而否定了恩格斯出版《资本论》后续卷这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即他们认为“如果《资本论》以后的各卷不出版而保留下来,那也许是可以为马克思的拥护者提供一些有竞争力的模式”(如早期西方马克思学那样,潜台词仍然是“恩格斯败坏了马克思”)。这显然是一个怪论。一方面,他们提供的既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马克思说的不是自己的话。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更深入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应该只由马克思一人来负责的这种“宗派主义”的原教旨立场,不仅无视两位创始人自己的理论所规定的历史使命,而且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和流传的基本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为确立自己在某个领域中的权威地位而写作,而是面向无产阶级运动而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因此,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绝不应该指一种不受社会历史条件影响的纯粹理论。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理论上出现差错,那只是意味着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必须承担一些义务。科普夫对 MEGA2 引发的对恩格斯的批评已经作出了回应,提出了对其意义的质疑(参见[德]科普夫“理解和改变社会现实的重要理论基础”,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4辑)。在这里,我仍然坚持本书的一个纲领姿态: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第3卷,就如其再版马克思的早期文献,他对于亡友“遗志”的忠诚绝不只是学术的,而始终是在共同的事业基础上面向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践。从这一点看,恩格斯的工作没有任何值得指责的地方,尽管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其留下的错误(这绝不是指他的编辑与马克思不一致,而是《资本论》分析在理论上的错漏之处)要有高度的警觉,并把科学地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事业持续地推进下去。“纯而又纯”的马克思手稿版本,如果不能在资本主义认知上提供更多的科学见解,就没有什么价值。

- ①之所以没有立即而直接地实现自己通过学科史审理而获得的研究理念,将之转化为一部标准的恩格斯文本解读和学术传记,除了理论原因外,亦与研究本身所需要的能力和时间成本有关。为实现那个理念,笔者曾赴相关权威文献和研究机构调研过,但要真正完成它还需要许多倍的功夫。别的不说,要充分利用《新时代》以及其他更广泛的德国工运史文献史资源,至少在目前超出了作者的能力。

塞批评的那样,他们曾为捍卫马克思主义不顾一切就赤膊上阵了,结果陷入由对手定义好的地形,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更有甚者,多数卷入战斗的无名理论家,往往只是“自取其辱”^①。在相反的阵营中,从悉尼·胡克到吕贝尔和费彻尔,尽管他们也教会了我们许多,但他们也并不比前者做得更好,本能压抑了他们的理智,特别是他们轻易地把思想史操作变成抬杠游戏,或者中国人打算盘那样的加减^②。

这两类在主观上绝对不愿意沟通的前辈,就像《蜀山》这部电影中的两个人物,丁引以及晓如和尚,武功盖世,且大慈大悲,为救世济民而奔走,但出于门户之见而不愿意合作,结果使降魔机会再三失去,最终自己亦受其害。本能便是那种门户之见,它们构成一种神话结构,并产生许多种变体。例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知识关系”研究中,下列诸形式便十分常见:

天才论 VS 阴谋论

佳话 VS 骗局

辉煌 VS 堕落^③

① 这类学者在今天亦不少见。不过,出于对这些具有单纯信仰的前辈的尊重,我不愿拿他们个人说事,即便因此在学术规范上遭到同行们的微词。或许,柯拉科夫斯基具有独特的代表意义。此公曾是波兰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后来去了西方世界,但同样占据了一个显著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前一情境,还是后一情境,那种辉煌的位置都有成本,并且这个成本不是由个人支付的,而是马克思主义支付的。

②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人道主义辩证法(莱文);恩格斯-马克思=官方马克思主义(吕贝尔)。

③ 这些对立都是指向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合法身份的。之所以产生这种对立,又与斯大林教科书体系依赖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这个事实相关。这几乎是一个常识。然而,这个在研究中往往因为熟知而被忽视的常识问题对于全部研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之所以往往忽略它,原因在于苏联官方在依赖恩格斯确立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时的基本假设:从身份上说,恩格斯是单一,或者是创始人、解释者和导师的“三位一体”;从他与马克思的关系上说,是亲密无间的;从他个人的话语来说,是同质的。简言之,此为同质性假设。这一个需要在理论上证明的假设,遗憾的是,在政治压倒理论的历史情境中,它并没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认真地加以研究。直到恩格斯身份的多元性成为一种学术共识,人们才本能地应对这个问题。然而,在此时,被动的局面已经形成:不再是从理论上证明一个假设的问题,而是以一个假设来对抗由据称“客观”研究识别出来的“事实”。恩格斯身份的多元性事实,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转下页)

现象上,学术轰轰烈烈地发展着,但早已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精神脱节了^①。就西方马克思学来说,即使他们之中多数学者是正确的,即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问题又将如何呢?在异化问题上,较之过去,今天的程度不是减轻了而是更深,在范围上则是更广了,如果这个事实证明马克思的是正确的,那么需要我们提出的问题就不是马克思的解放方案为什么是不现实的(或假定恩格斯曲解了他,从而因此将责任推到恩格斯身上),而是为什么我们自己对异化问题无能为力。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责备,^②而是

(接上页)创始人:马克思的战友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始人之一;

解释者:“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解释者和理论体系制定者;

导师: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导师和社会民主党的“首脑”。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境进一步细分,不过在这里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恩格斯的这三种身份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性质和内容的关联是整体的,但实际上在许多具体的场合又指向不同的方面。揭示恩格斯不同身份的象征意义或暗示对于理解恩格斯批评者提出的许多论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直接的意义,通过解除这些象征关系而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流手中抢过来正是各种怪论的真正目标。大致说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创始人——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立论(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解释者——科学(无产阶级世界观)——阴谋论(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导师——社会主义——背叛说(恩格斯应该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负责)。

① 在国际学术语境中,吕贝尔的“‘马克思传奇’,或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970年,这篇文献被论战对手称为“反恩格斯提纲”)之后,恩格斯逐渐被神秘化。吕贝尔只是提供一种神话形象,即一个窃取朋友思想成果并建立一个教派的阴谋家。在其后,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吕贝尔,神话便纠缠着恩格斯研究,要么深挖那些不为常人知的神话主题,例如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1975);要么相反,沿着不同的路径,把恩格斯打扮成一个似乎比马克思更深刻的独立思想家,或者将其视为可以无限解释的“开放性文本”(意即标准的恩格斯形象并不存在)。人们常说,为圆一个谎言,我们不得不去撒一千零一个谎。实际上,思想史的传播亦具有相似的效应,并且机制更为复杂。一旦建立了一种神话,维持便需要更多的神话,它亦召唤出其他神话,甚至为清除它,我们不得不建立另外的神话。在本书中,我们将这种神话机制称为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表象之一,并把穿越这种意识形态表象视为思想史研究的常规任务,尽管要真正完成它将非常困难。

② 因为我坚信对于前辈的责备姿态不仅不是成熟的表现,而且在知识活动中更表征着无文化的无知。许多人都会有这种体验,在自己成长过程中,遇到条件的障碍,也不会责备自己的父辈的无能,而是满怀感激去奋斗,从而改变那种条件,正是出于相同的结构,即便我使用了听起来不恭之辞,亦非埋怨,而是那种强烈的意愿:我希望认识父辈的不足,因为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勇敢地面对并加以改变!在此,我遇到比他们更优越的条件,不仅那种迫使一个人进入神话结构的意识形态对立框架开始退缩并削弱它的作用,而且他们的经历也开始凝结成我们的财富。这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提出思想史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原因。